

音樂連繫香港情

編按：

香港藝術節今年踏入第四十五屆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一如以往支持這項享譽國際的藝壇盛事，今年除了支持其開幕演出及多個世界級文藝節目，亦捐助連串公眾教育活動。

作為藝術節的長期合作夥伴，馬會自2008年起進一步推出「香港賽馬會藝粹系列」，邀請世界頂級藝團來港獻技。其他精彩節目還包括：「賽馬會本地菁英創作系列」之《世紀·香港》音樂會，通過史詩式音樂會展現過去一百年香港的發展和文化，而相關的工作坊及講座等外展活動預計將吸引約5,600名市民參與。

藝術如果沒有了生活，它是空洞的，《世紀·香港》音樂會，用音樂，用唱歌，用跳舞，用文學，把我們這一代的經歷和心情表現出來。一小時五十分鐘的表演，很容易就會投入。視覺上它非常豐富，真的很少看到音樂會會如此多「元素」。

由一段客家山歌《鯉魚門的霧》開始，它帶你從香港漁港歷史，慢慢走過一個又一時代的片段，走到了張愛玲的創作世界；音樂一下子由憂鬱轉到六十年代的《穿樓梯街》，穿上木屐、著住小唐裝的演員輕鬆地又唱又跳；七十年代許冠傑出場了！他的《天才與白痴》和《半斤八兩》，道盡打工仔「為兩餐咩都肯制」的職場百態。

我出生於七十年代殖民地時期的香港，我的成長也是香港的全盛時期。以為香港一直都會是這個樣子的香港，沒想到，廿歲那年，香港的主權要回歸中國。當時香港一度人心茫茫，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中英談判，97年7月1日殖民地上的米字旗終於換上了特區區旗，香港正式由英國人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國的一個特區。藍色的天空依然沒變，當時鄧伯向全世界保證，香港50年不變，舞照跳、馬照跑。可是，原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承諾是堅牢不變的，即使是巨人鄧伯的承諾都不可以。

回歸廿年，香港依然繁榮，但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，03年50萬人上街、雨傘運動，我們的生活漸漸起了變化，不知不覺中，一切都已經不一樣。當年強人努力作出的承諾，今天回頭再看，彷彿像博物館內的一件陳年藝術品。

整個音樂會坦白說，點子有些灰，這個也是普遍香港人現時的心情，正如我說，藝術是離不開生活。97年，香港人即使一度感到前路茫茫，但好快就重拾力量，舞照跳、馬照跑。可是今天的心情卻更複雜，無力感更大，音樂會展示出來的，是那股無力感：我愛我香港，但又有點恐懼和陌生。

中場休息後，黃耀明的出場是一個驚喜。沒想到他會出現。他唱了八十年代「達明一派」的一首首本名曲《今天應該很高興》，把整個音樂會的氣氛推到頂點。

這是1986年達明一派的一首歌，像我這個年紀的香港人恐怕沒有人不識這首歌。歌中沒有一字說悲說愁，整首歌只描寫自己過聖誕節，這個都是在細節上加上：譬如聖誕燈飾、信、唱詩；隻字不提我不快樂，然而，不快樂的情緒卻能從字裡行間淡淡地流露。這首歌的背景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時代，也是當年97回歸前，香港人的心裡不安，很多親友同學因為時局而分離。廿年後，香港又再次經歷同樣的複雜心情。

《世紀·香港》音樂會我認為很值得大家支持，因為它沒迴避社會，沒迴避真實，香港經歷了的，在它裡面你都找到看到，這就是我們的自由空間。雖然香港有點政治低壓，但藝術創造的自由還是有空間的。這個空間，要好好珍惜，不要無知地以為這個自由是必然的。世界上所有珍貴的，當我們還擁有時，都應該好好珍惜。

音樂會的結尾，我覺得是唯一的不完美，因為整個音樂會的點子都比較灰，但導演明顯是想給大家一些希望，所以說了「大家要努力有希望」類似的說話；但之前的氣氛已經太沉重，一下子氣回不過來。

作者簡介

張寶華自小對文字、畫畫和音樂有濃厚興趣，並於2016年舉行首個個人慈善油畫展，名為「色繪·女人世界」，為「惜食堂」籌款。張寶華亦活躍於香港的文化及社交圈，現時是香港中文大學兼職講師。

